

za sui tie suo lian



砸碎铁锁链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1064

72



工人家史选

砸碎铁锁链

浙江省红代会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374820

砸碎铁锁链

浙江省红代会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杭州印刷厂印刷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4 3/8 插页：1
1973年11月第一版
1973年11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50,000

统一书号：3103·29
定 价：0.27 元

毛主席语录

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（帝国主义的压迫、资产阶级的压迫、封建势力的压迫），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，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；因此，他们在革命斗争中，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。

青年，即使是青年工人，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，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。

编 者 的 话

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“对青年一定要加强阶级教育”的教导，为了适应广大青少年的迫切需要，我们选编了这本以忆苦思甜、回忆对比为内容的工人家史《砸碎铁锁链》。

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有比较才能鉴别。”忆苦思甜，回忆对比，是向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的一种好方法。在革命战争年代，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，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新旧生活的鲜明对比，启发了阶级觉悟，认识了革命真理，走上了革命道路，参加了武装斗争。他们深深懂得了为什么而战斗，为谁战斗，因而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，都能立场坚定，勇往直前，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。解放以后，广大革命群众通过忆苦思甜，回忆对比，从亲身经历的变化中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，反对资本主义道路，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；也使那些生在新社会、长在红旗下的年青一代，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，懂得应该怎

样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，当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

编进本书的十二篇工人家史，从各个不同的侧面，反映了我省工人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和反抗斗争，反映了他们在新旧社会的不同境况的鲜明对比。读了它们，可以帮助我们提高阶级觉悟，增强阶级斗争观念，加深对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理解，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。

本书在编辑过程中，得到了本省许多厂矿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，在此表示感谢。这类读物，今后我们还将继续选编出版，希望有关方面能继续给予我们协助和支持。

由于我们经验不足，书中可能还存在着不少缺点甚至错误，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、指正。

一九七三年十月

目 录

一辈子跟党走革命

.....长广煤矿公司东风井井
党 委 副 书 记 朱金南(1)

昔日养路工

.....铁路金华工务段
退 休 工 人 孙永祥(14)

愤怒的控诉

.....铁路杭州机务段
火 车 司 机 章泉水(26)

伤疤记深仇

.....浙江省水利电力局 史文岳(38)

西湖船工的今昔

.....西湖游船服务处船工 胡冬梅(50)

我的学徒生活

.....杭州市三轮胶木电器厂 魏连元(57)

教子务农一堂课

.....杭州第一棉纺织印染厂工人 陈小茶(68)

纺织工人的仇恨

.....杭州第一棉纺织印染厂退休工人 潘其宝(79)

女工的悲欢

.....宁波市红卫布厂工人 蔡文娟(91)

民族大恨永不忘

.....杭州市交通管理局 赵双喜(98)

怒火熊熊

.....杭州火柴厂子弟小学
党 支 部 书 记 平金凤(109)

闯出地狱奔红区

.....杭州印刷厂工人 夏 明(120)

一辈子跟党走革命

长广煤矿公司东风界井党委副书记 朱金南

解放前，我的老家在河南光山，因被地主逼得没有路走，一家人逃到浙江长兴县八都界落脚开荒。谁知不上几年工夫，又被万恶的地主阶级害得我家破人亡，一家七口人死的死，卖的卖，逃的逃，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七岁的孤儿。我只得到处流浪讨饭，后来给八都界的一户地主当长工，干尽牛马活，吃尽黄连苦。十六岁那年冬天，我从地主家逃了出来，伪保长要抓我当壮丁。我听到风声，又连夜逃出了村庄。到哪里去找生路呢？我想起叔祖父在煤山煤矿当矿工，就直奔煤山。

煤窑老虎口 老板豺狼心

一到煤山，就听说叔祖父被井下坍方压伤，快咽气了。我心急火燎地找到叔祖父住的土地庙，走进门，只见庙堂里挤满了穷汉子。一个叫“宋大哥”的老年矿工领我到一角

里，果见叔祖父昏昏迷迷地躺在一堆烂稻草上，身上结满了一块块血疤。我一看这副模样，伤心得一下子扑在叔祖父身上大哭起来。

叔祖父苏醒过来，睁开昏花的眼睛，好久才认出我。他摸着我的头，嘴巴开了开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，一串串老泪流了满腮。这时，宋大哥悲愤地告诉我：一个月前，叔祖父和大家一块儿下窑挖煤，发现巷道里木棚断了不少，知道快要坍方，他就招呼着大家往回转。不料资本家在煤矿的代理人、把头王承绪看见了，他走上来拦住退路，鞭子一挥说：

“滚进去！谁也不许出来！”叔祖父只得转过身子，跟着大家往里走，就在这时，一大块石头坍了下来，正砸在他的身上。等救出来背上井口，已经不省人事。王承绪怕他死在工棚，叫狗腿子把他抬出去抛在野外。穷工友们见他还有气，又从野外救到破庙里来了。宋大哥指了指庙堂里的工友们说：“这破庙里，哪个兄弟的命不是从乱坟堆里捡来的！”

过了好一会，叔祖父才断断续续地说：“阿南哪，你爷爷不行了……这煤矿是人间地狱，你千万别踏进来啊！”

叔祖父终于含恨死去了。埋葬叔祖父以后，我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，只好横横心，咬咬牙，在矿上报名下了煤窑。

那时候，资本家规定上一个班十二个钟头，挖足八车煤，工钱三升玉米。我来到井下，只见木棚烂的烂，倒的倒，七歪八斜，有的地方低得只能爬着过去。工作面瓦斯很高，连个鼓风机也不装，憋得人黄汗直淋，光顾喘气。一连

几天，我都挖不足八车煤。为了挖足定额，我不得不经常打连班，一下井就是三十六个钟头。饿了，啃几口生地瓜；渴了，捧几口脏水喝。

这一天，我挖足了八车煤，上了井，去领工钱。立在账房间门口的一个工头，顺手拿过我的矿灯，一拧开关说：

“你这小子，炸破了灯泡，还想领钱？按照规定，罚！”我夺回矿灯一看，果然电珠不亮。我说：“电珠用得久了，自己破的，你不能无理扣工钱！”这家伙抬手一巴掌打过来：

“什么有理无理，老子说的就是皇帝的圣旨！”可怜我白做了三十六个钟头，还不够抵罚款。

还有一次领工钱，发给我的玉米足足有一半砂子。我刚从账房间跑出来，一个工头一把拉住我说：“走，跟我玩牌去！”

“玩牌？”我一怔，工头平日见了我比狼还凶，今天怎么会叫我去玩牌？……没等我想明白，突然一个工人老伯跑过来，拉起我就走。那工头连忙拦住说：“不能走！”老伯边走边说：“外面有人找他，改日再陪你玩。”等跑到冷角里，老伯才对我说：“傻孩子，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他看中你这袋玉米啦。王承绪一边发工钱，一边搜罗一些工头拉穷工友去赌，变着法儿把工钱掠回去！”我听了这话，才恍然大悟，气愤地说：“真是吃人不吐骨头！差一点这半个月又白干了。”老伯又说：“往后，心眼可得机灵些。”

王承绪一连七个月逼我上夜班。我从冬天做到夏天，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，累得成天头晕目眩，连路都走不动。工

头还说我做不到定额，逼我打连班。这一天，我同一个叫王山的工友一起干活。刚一下井，就觉得眼前直冒金花，一头昏倒在煤堆上，跌得满脸是血。王山赶紧扶着我坐起来，拿一块生地瓜让我啃了几口，我又昏昏沉沉地靠着木棚睡过去了。突然，我感到头上一阵疼痛，睁眼一看，只见王承绪正举起棍子向我没命地敲下来，一边打一边骂：“小贱种，看你还敢不敢偷懒！”

面对这灭绝人性的豺狼，我又想起了惨死的叔祖父。旧仇新恨一齐涌上心头，一股复仇的怒火燃烧起来，顿时觉得有了力气。我抄起一根手镐柄，对着贼把头劈了过去，把他那顶矿帽打落在地。王承绪见我竟敢反抗，手一招，喊来几个工头，个个手持木棒，围上我就打。王承绪边打边嚎叫：“打！往死里打！看还敢不敢造反！”王山见我遭毒打，急忙钻进来帮我反抗。怎奈寡不敌众，我俩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我当场昏倒在臭水沟里。王承绪和狗腿子扬长而去。王山忍着伤痛，喊来一个工友，两人扶着我上了井。王承绪打了我还不算，又吩咐账房扣了我三天工钱！

遭了打，罚了钱，我有苦无处诉。这时候，我打听到外面伪保长抓我的消息少了，就想逃出煤矿。但是，逃何容易。矿门口站着矿警，围墙上拉着铁丝网，没有逃脱的穷兄弟，抓回来不是吊打就是罚工钱。为了逃跑，我每天下了班就顺着围墙转，想找个安全的角落钻出去。这时，透过铁丝网，望着荒山上千扯百缠的羊肠小道，我心里想：世上那么多路，为什么不留一条让我们穷人走走啊？……

斗争求解放 党是指路人

一天，我在井下干活，觉得口干得冒火，见近处没有工头，就钻出工作面，到旁边的巷道找泉水喝。我正把嘴巴贴着石缝吸水时，走来一个大个子工友，一拍我的肩膀说：

“小朱，干得很卖力嘛！”我扭头一看，认出他是隔壁工作面的工友，叫黄道成，因为平时勇于反抗把头、热心帮助工友，大伙都赞他是好汉，亲热地称他“黄大叔”。我一见是他，就说：“卖什么力呀，我这是卖命换玉米！”

“嗬，火气不小！”他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走，歇歇去。”他带着我钻进一条小巷道，找了段木头坐下来。他又叫我关了矿灯，这才说：“行了，舒心地躺几个钟头吧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他问：“这两天，你老是绕着围墙转，想逃是不是？”

我答：“想逃出地狱。”

他说：“你从河南逃到浙江，又从农村逃到矿山；逃出虎口，又进狼窝，你还要往哪里逃？”

“不逃也是死，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哇！”

“谁说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？有！”黄大叔的声音很低，但很有力。我听了不觉一惊：“有路了？”

“有。”他搭着我的肩膀说：“毛主席、共产党领着我们穷人的军队，正在跟国民党反动派打仗，北方好多地方都解放啦……”



“真的？”我惊喜得跳了起来，安全帽“砰”的一声碰到了木棚顶。我早听说过毛主席、共产党专为穷人谋利益，便急忙拉着黄大叔的肩膀问：“毛主席、共产党什么时候到我们这里？快来救我们出苦海啊！”

黄大叔连声说：“快啦，快啦。”他扶着我坐下来：“我们可不能坐着等救，我们也要斗起来，狠狠地打击反动派，支援解放军。只要我们穷兄弟抱成一团，就一定会取得胜利。”

“好极了！黄大叔，我们快斗起来吧！”

黄大叔低声说：“这两天，共产党正在组织罢工，到时候我来叫你。”

“行！”我一面答应，一面目不转睛地看着黄大叔，问道：“黄大叔，你是共产党吧？”黄大叔笑笑说：“反正我们煤山有共产党的组织，我是不是，以后你会知道的。”又谈了一会，黄大叔走了。我打开矿灯，回工作面去。从小巷道里钻出来，我忽然觉得今天的矿灯格外亮，把工作面照得光闪闪的。

那已经是一九四八年的初秋了。国民党军队在北方连连吃败仗，解放军越打越壮大。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地在工友们中间传来传去。王承绪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，整天从账房间跑到井口，从井口跑到绞车房，逼着工人们加班加点，多挖煤。国民党运煤的卡车，也越来越多。

一天，黄大叔把我叫去。我到了一间工棚里，见里面已经坐满了穷工友，仔细一看，全是平时跟黄大叔比较亲近的

人。黄大叔说：“穷哥们，我们给刘老板、王把头当牛做马半辈子，亲眼看见许多穷兄弟被逼死、打死，上两天，因为瓦斯爆炸，又死了四十八个兄弟！我们在座的，哪一个没挨过工头的鞭子？我们再也不能低着头过日子。现在，毛主席领着我们穷人的队伍，连连打胜仗，快逼近长江了，反动派是秋后的蚱蜢，蹦不了几天啦。趁这个机会，我们该伸伸腰，吐口气啦！”

“对！该伸伸腰了！”

“刘老板躺在上海吃鱼吃肉，却让我们在这里给他做牛当马，这口气再也受不了啦！”

“对！该造反了。我们要缩短工时，增加工资！”

“不答应就罢工！”

工棚里充满怒气。大伙全都象点了火的干柴，心火烧得旺透了。黄大叔见大伙都说了话，就说：“明天就找王承绪，要求缩短工时，增加工资。大家说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干！”

“黄大叔，你领个头，我们多咋呼几个人，跟着你！”事情就这样定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全矿都不上班了。账房间门口拥满了造反的工人。王承绪事先没有听到风声，躲在账房间里不敢出来。一帮工头在门口挡着。“我们要增加工资！”“缩短工时！”工人们齐声喊着。

过了一会，王承绪出来了。他说愿意谈判，要大家选个代表。大伙说：“不用谈判了，不答应就不上班！”他又说

要向上海的刘老板汇报，劝大家回去上班。大伙说：“不答应，决不上班！”工人们谁也不散，围着账房间不走。

王承绪没办法，又钻进账房间去了。那帮工头在人群里窜来窜去，想找出带头闹事的人。黄大叔镇静地跟大伙呆在一起，一点不露声色。

账房间一直围了一天。快天黑时，王承绪出来说，刘老板答应缩短工时，每天上班时间改为九小时。工资问题，说是出煤不多，煤矿亏本，无法再加。黄大叔见达到了一个目的，就暗暗地招呼大伙散了包围。

第一个斗争取得了胜利，大伙高兴极了。可是，王承绪狡猾得很，工时虽然缩短了，定额却一车不减，谁挖不足就罚。

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”王承绪减时不减车，黄大叔就领着我们来个减煤不减车：用矸石充煤块，装上车后，上面盖一层好煤，障障工头的眼。这样，我们每班不用花多少工夫就完成了定额车数，剩下的时间大伙就靠着木棚睡觉。

王承绪这只狡猾的狐狸，很快就闻到了气味。这一天夜班，从来不敢在夜里下井的王承绪，突然来到了工作面。我们刚刚装了几车矸石，还在往车上盖煤块。王承绪用矿灯一照黄大叔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要检查一下。”我一见王承绪走近煤车，急得手心直冒汗。但黄大叔面无惧色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要检查吗？欢迎欢迎。”王承绪手一挥，上来几个工头，头两车一查，尽是好煤。王承绪并不死心，正要往

后查到几车矸石时，忽然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一股气浪直扑人群。工作面上拥出来一批工人，大喊：“不好啦！瓦斯爆炸啦！快逃命啊！”王承绪一听喊声，吓得面如土色，浑身象筛糠一样发抖，连喊：“逃！逃！逃！”几个工头连忙上来一扶，没命地逃了。

其实，哪里有这么凑巧的事！黄大叔和工友们早就估计到工头会来查煤车，所以事先在附近巷道里装了个开口炮。单等检查的一来，炮一响，虚张声势地一吓唬，吓走这帮走狗。

在党组织的领导下，大伙越斗越巧妙，越斗越团结。王承绪起先还到处乱窜，侦探谁是共产党，谁是带头闹事的，后来就不敢一个人下井了。那帮工头到了井下，更不敢耀武扬威。全矿出的煤越来越少，煤仓放下一些煤，也多半是黑石头。国民党派来拉煤的卡车、马车，等着一大溜，伪军官时常冲着王承绪发火。大伙看到这些情形，别提有多高兴了，都感到跟着共产党、毛主席闹革命，准有奔头！

团结迎胜利 翻身作主人

转眼间，到了一九四九年的春天。解放军快要打到长兴的消息，一天比一天多。

这些日子，黄大叔正忙着组织护矿队。四月的一天，五更时分，我还在工棚里睡觉，忽然听见门外有人喊我。开门一看，黄大叔提着一根铁棍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快走！跟大